

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 刘丹青

○ 引 言

“体”和“貌”本质上属于形态现象。确定形态现象的标准必须兼顾形式和意义，而且形式问题应该是主导方面。从理论上说，某种体或貌的意义在任何语言、方言中都是可以表达的，区别只在于表达的形式手段是什么。确定某种语言、方言存在某种体貌范畴，依据不在于存在这种意义，而在于这种意义的表达用了形态的手段(相对广义的，包括屈折、附加、重叠、虚词等及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大家普遍承认普通话有体范畴而无时范畴，就是因为前者用形态性虚词“了、着、过”表示，而后者用“现在、过去、将来”等实词表示。当然，不是说意义问题并不重要。确定某种现象是不是形态，主要根据形式；而确定某种形态是什么范畴，形成什么样的范畴系统，是属体还是属貌，不同的体之间是什么关系等，就必须依靠意义的深入研究。

指出体貌问题要注重形式是容易的，而根据这一条去具体判定语言、方言中的体貌现象却要困难得多。即使在研究得很深入的普通话中，也仍有不少重要的疑案。“了、着、过”

属于体现象，这已有较一致的认识。对于用“起来、下去”表示的起始、继续，则只有部分论著承认其体的资格。对于“吃上了自来水、买下一批货、算下来不亏本、盯住他看”等句中的“上、下、下来、住”，还很少有人归入形态范畴。此外，用在句末的“来着”，已有人归入近完成体，同在句末的“了”（了₂），却没有什么人算它是体标记。在这些取舍之间，已有的论著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解释。原因就在于对如何确定体貌标记还缺乏统一的认识，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又是认识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当目光转向情况各异的方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不管是研究普通话还是研究方言，体貌标记都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就东南方言的有关情况作一点探索。

现代汉语及方言的体貌形态手段，大都是从词汇手段虚化来的，但具体来源相当复杂，大致有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处所补语及处所状语、动量补语等。

更复杂的是虚化的程度。在实和虚之间，不存在一道鸿沟，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体。苏州话的“仔”[·ts₁]是个虚化得很彻底的体助词，但苏州话的“好”，却还带有实词的性质，在许多情况下，又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体标记，还常能代替“仔”的作用。金华汤溪吴语中没有一个像“仔”或普通话“了”那样的完成体助词，表示完成体的标记多带有趋向补语的意味。虚到什么程度可以算体标记，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

即使是来源类似甚至相同的体标记，在不同方言中的虚化程度也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苏州话中来源于处所词语的“勒海”[ləʔ hE]有时已没有处所义，纯粹起持续的作用，但在赣语安义话中，与“勒海”同义的处所词语虽也能用在持续义的句子中，但总是带有处所义，显然比“勒

海”实，甚至可以不算作体标记。再如同样是表示短时意义的“一下”，有的方言念完整的两个音节，更像是一个数量补语，有的方言却只用其合音形式并且黏附性很强，已带有明显的貌标记性质。

方言之间的不平衡性自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确定体貌标记是否需要顾及方言之间的意义对应。就单一语言或方言的研究来说，的确不用考虑意义对应，只须判定形式手段是否属于形态。然而，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毕竟有着密切联系和共同的发展方向，适当考虑意义对应，在理论上有其必要，使我们能将方言研究纳入汉语及汉语史研究的整体框架，而且在方法上有可操作性，还便于快捷发现方言中真正的体貌标记。本项目的研究正以东南方言的比较为宗旨，因此意义对应自然成为考虑的因素。不过，这样做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尊重方言事实的原则，某方言的对应形式是什么虚化程度就定为什么性质，不能以机械对应把实词性成分硬拉入体标记的行列。但意义范畴的建立则不妨稍稍放宽，只要有虚化倾向的都可以纳入同一意义范畴的比较框架中。下面举几个实例来说明意义对应的好处。

普通话用纯虚化的体助词“着”表示进行和持续。在东南方言中，进行和持续的表达手段不一定这么虚。吴语、闽语都用来自有处所义的词在动词前表进行、在动词后表持续，其中在动词前的成分显得更实一些，有状语性质，但我们还是根据对应把在前在后的这些成分都看作体标记。这样，既反映了吴闽方言中进行和持续的联系——都来自处所词，又帮助显示普通话的“着”有两种体意义——在吴闽方言中有语序的对立。

普通话的句末语气词(如“了₂”)一般都不看作体标记。从方言对应看，这样处理还值得推敲。温州方言用句末语气词“罢”[ba]兼表完成和已然，而没有“了₁”的对应助词；安义

赣语用动词后的助词“啵”[·tɛʔ]兼表完成和已然，没有“了₂”的对应语气词。假如坚守取助词舍语气词的原则，那么，“罢”和“啵”这两个语序不同、体功能较对应而且都属虚词的成分，就只有“啵”才是体标记了，这显然不合理。况且东南方言中还有不少成分介于助词和语气词之间，如福州话的“咯”[·kɔ - ·ŋɔ - ·ɔ](<去)一般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但“咯”后不能有宾语、补语，事实上总位于句末。杭州话表示持续的“来东”用在动词后，后面也不能带宾语、补语，常在句末，或在连动句中位于短语末尾，如“立来东吃”。这类成分更不能排除在体标记之外。因此，本书把语气词也列入体标记的范围(当然只有少数语气词有体的作用)，同时把普通话语气词“了₂”的已然义也列入体的比较项目中。

面对体貌现象的复杂性，本书的作者们赞同用四条标准来确定体貌标记(见前言)，这应当说是比较合适的。考虑到虚化存在着渐变性和阶段性，考虑到方言间的不平衡，还有大量成分处在虚化过程的不同阶段或跨越好几个阶段，上述标准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因此，本文拟做的工作是，按类分析体貌标记的语法性质，探讨其虚化的轨迹及程度，用一些便于把握的特征来划分虚化的等级，作为确定各方言体貌标记范围的参考。讨论的重点是虚化尚不彻底的成分，至于形态性质明显、虚化已经彻底的体貌标记，因不存在疑问，无须专门讨论。

二、从结果补语到体标记

——“好”的个案研究及跨方言比较

结果补语是汉语体标记的重要来源，普通话的“了、着”，温州话的“爻”[huɔ]，粤语的“住”[tɕy¹¹]、客家

话的“撇、稳定”等都是来自结果补语而虚化程度不一的体标记。而苏州话的“好”，同一个词跨越好几个虚化等级，从中发现的一些规律性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由结果补语到体标记的虚化轨迹，而且也部分地适用于来自其他补语的体标记，颇具有代表性。本节就从“好”的个案研究开始，然后再推及苏州话及其他方言中的类似成分。

“好”[hæ⁵²]在苏州话及北部吴语的体系统中扮演着相当活跃的作用，但是，因为它的体标记作用跟它的实词作用有明显联系，其体功能又跟完全虚化的“仔”部分重合，因此研究者往往注意到“仔”而忽略“好”。

这里先举一些用“好”的句子，按由实到虚的次序排列，然后分析其虚化轨迹。

- (1) 饭好哉。(哉：语气词“了₂”)
- (2) 饭烧好哉。
- (3) 我勒里挑水，水挑好就去。(勒里：在)
- (4) 我吃好饭哉，吃勿落哉。
- (5) 台子浪倒好一杯酒。(浪：上)
- (6) 我拎好箱子勒海。(我提着箱子呢)
- (7) 我进去看见俚勒地板浪坐好仔。(我进去看见他在地板上坐着呢)

例(1)“好”作谓语，是谓词，但不是好坏之好，而是“好”的另一个义项：“完成了、做成了”。从功能上看更接近动词。从词汇意义看，这一义项恰好是完成体意义的解释，因此它为“好”虚化成完成体标记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划分虚实界限的难度。

例(2)是同一个“好”用在结果补语位置，这个“好”可以变换为谓语，即例(1)，是实词无疑。不过补语功能为

“好”的虚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为远不是所有谓词都能作结果补语的。

例(3)的“好”看起来跟句(2)一样，但实际上不同。例(3)的“好”只能作补语，不能变换为“水好了”（“水烧好哉”可以变换）。例(3)的“好”已是汉语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可以叫“唯补词”（正像区别词是“唯定词”）。普通话中的“打着了头、买到了、叫住了他”等句中的“着、到、住”也属唯补词。唯补词是结果补语虚化为体标记的真正开端，而例(1)、(2)中的“好”只是提供了虚化的可能。但如果停留在唯补词的阶段，“好”的性质仍是补语而算不上体标记，尽管它兼表了完成体的意义。

例(4)和例(3)的区别最微妙，可能也最重要。例(3)的“水挑好”最贴切的普通话翻译是“水挑完”，“好”是补语无疑。而例(4)“吃好饭哉”的翻译则是“吃过饭了”或“吃了饭了”，若译成“我吃完饭了”就很不自然，“好”难以再看成结果补语。当然，这种翻译法不足以表明这两句的性质差异。由于“好”在(3)、(4)两句中都有完成的意义，因此(3)(4)的区别最集中地反映了结果补语和体标记的区别，值得进一步的分析。在汉语的动结式中，动词通常属于预设，不是新信息，而结果补语才是句子的新信息甚至是焦点所在。说听双方并不关心是否有某行为，而是关心该行为产生了什么结果。“他答对了问题”，以答问题为前提，句子告诉人们的是他“对了”。“他扫干净了吗？”、“他买到吗了”，问者必然明知他扫、他买，问的只是干净不干净、购物是否成功。例(3)正是在表明了挑水之后才用“挑好”来表示“挑”的完成、结束的。例(4)却不同，谓语动词“吃”不是预设或已知信息，而是新信息，甚至可以是焦点，而“好”则是一种附属信息，表示谓语动词的行为已

完成。正因为表完成的结果补语和表完成的体标记在苏州话中都可以用“好”表示，所以在孤立的单句中难以区别。为此例(3)(4)提供上下文以显示其区别。然而不能因此把两者的区别仅仅归因于上下文，因为在补语和体标记有区别的方言中，这两个“好”必须用不同的形式，如普通话的“完”和“过”。即使在苏州话中，也可以用纯体助词“仔、过”的替换来显示这一点。例(4)换用“仔、过”意义不变，例(3)换成“仔、过”意义有变化。还有些句子“好”完全不能用“仔、过”，如“耐等我挑好水”，“好”只能是结果补语。

上述分析借助了语用学观念，但结果补语和体标记的差别不只表现在语用上。在语音上，由于结果补语通常是新信息所在而且可以做焦点，因此在句中可以念焦点重音。体标记一般不做焦点，不念重音，典型的体助词还常有轻声弱化现象，如普通话的“了·le、着·zhe”、苏州话的“仔”[·tsɿ]。在句法上，结果补语和体标记至少有一点重要区别：结果补语都有可能式，结果补语转化为可能补语；后附体标记不是句法成分，不能有可能式。在上述例句中，例(2)可说成“饭烧得好哉/饭烧勿好哉”，例(3)可说成“我勒里挑水，水挑得好就走，挑勿好就勿去”。普通话的动结式也是如此，如“打得着/打不着、买得到/买不到”。而例(4)无法作同类变换。

这样，例(3)的“好”和例(4)的“好”就具有这三点区别：新信息、焦点和附属信息、非焦点；可重读和不可重读；有可能式和不可能式。这三点大致可以作为划分结果补语和后附体标记的更为具体的标准。

例(5)的“倒好”虽然可以译成“倒了”，但整句的实际意义却不是表示倒酒的动作及其完成，而是表示由于“倒了”而桌子上存在着一杯酒，这个“好”已由完成义引申出状态持续义。

例(6)的“好”跟持续体标记同现，整句的着眼点也不是“提箱子”行为的完成，而是“提着箱子”这一状态的持续，虽然这一状态是因提起箱子的行为的完成而存在的。例(7)连用两个完成体标记“好仔”，但说话人并没有看到“坐”的动作的完成，而是看到那人在地板上“坐着”，没有完成义，只有持续义。这三句的“好”完成义依次减弱，持续义依次明显。而且例(7)的“好仔”已成为表持续的复合体标记，因为这一句中既不能单用“好”，也不能单用“仔”。经过完成义向持续义的再引申，这三句中的“好”跟结果补语“好”在意义上又远了一点，虚化程度更深，体标记的性质也更加明显。再用上述标准看，这些“好”也无一不符合体标记的特征，因此可看作“好”向体标记虚化的又一个阶段。

苏州话的“好”虽然已可以确定为一个表完成兼表持续的体标记，但它并没有虚化到“仔”或普通话“了、着”这种纯体助词的程度。这表明即使在体标记内部，也存在虚化程度的差别。下面通过比较“好”和“仔”来说明这一点。

在表示完成体时，“仔”能用在动结式后，这跟普通话“了”一样，如“我吃光仔两瓶酒哉”。而“好”不能用在动结式后，不能说“我吃光好两瓶酒哉”。这显然因为“好”本身尚存有结果补语的遗传因子。与此类似，无锡话中有一个兼表完成体和过去时的“着”[zoʔ²³]，虚化程度超过“好”，但不能用在动结式后(详见刘丹青 1995)。动词和动量补语之间应该是完成体助词的常用位置，如“我挑仔三趟哉”，而“好”不能用在在这个位置。另外，在词项搭配方面，“好”适用的动词远比“仔”受限制，它主要用在表示自主性人类行为的及物动词后。而表示趋向的“来、去、到、走”，表示交接的“拨”(给)及“送拨”之类复合词、带有消极义或损坏义的“错、坏、

碎、烂”等形容词，这些词后都不能用“好”，只能用“仔”。这也跟“好”原有的实义有关。

在表示持续体时，“好”和“仔”的适用面没有明显差别，可见持续体的“好”比完成体的“好”更虚化，但句法上仍有差别。“好”可以用在介词短语之前，这跟结果补语的功能一致，如“青菜摆好勒篮里”，比较“青菜摆齐勒篮里”。而“仔”不能用在介词短语前。

最后，不管是表完成还是表持续，“好”后都可以加“仔”（实际使用中并不经常加），而其次序只能是“好仔”而不能是“仔好”，如“我吃好仔一碗饭、俚勒地板浪坐好仔”。这正是结果补语和体助词连用的常规语序。

以上分析中有三点具有较普遍的意义，可以用作划分带有结果补语痕迹的体标记和纯体助词的具体标准：1. 能否用在动结式后；2. 适用面的广狭，即类推性的大小；3. 后面能否再带同类体意义的纯体助词。

下面我们试根据上述两组共六条标准来分析苏州话和其他东南方言中一些成分。限于篇幅，不能六条逐一对照，只能择要讨论。

苏州话的“着”[zaʔ]可用于下列句子：

(8) 煤炉着哉。

(9) 煤炉生着哉。

(10) 我买着三张票。

(11) 我头浪向戳着一个洞。（我头上捅了一个窟窿）

(12) 俚上楼梯跌着一跤。

“着”在例(8)中是谓语动词，在例(9)中是可变换为谓语的结果补语，在例(10)中是唯补词，不能变换为谓语，但可以做焦点，有可能式（我买勿着票），在(11)中结果义很微弱，不能做

焦点，有完成义，但偶尔还能有可能式（我避开点就戳勿着哉），在(12)中比(11)中的“着”更虚，毫无结果义，而且没有可能式。(11)(12)中的“着”都能换用“仔”，有明显的完成体作用但不能用在动结式后，适用的动词也限于带事故性质的不如意动词，而且“着”后也可以再加“仔”。

苏州话的“脱”[t'əʔ⁵]可用于下列句子：

(12) 俚<甩>脱一只破箱子。(俚：他；甩[huE⁵¹²]，扔)

(13) 有一门题目错脱哉。

(14) 俚打碎脱一只碗。

(15) 俚做错脱一门题目。

(16) 我每礼拜要写脱几封信。

(17) 我电影看脱一半就出来哉。

(18) 耐到乡下去蹲脱一阵。(耐：你；蹲，住)

例(12)中的“脱”是唯补词，不能作谓语，表示消失性结果，兼表完成，有可能式(想甩甩勿脱)。例(13)(15)中的“脱”意义更虚，主要表示偏离正常、不如意的意义并兼表完成，没有可能式。例(14)(15)在结构上最值得注意，“脱”用在动结式之后，照例已是体助词了，但这个“脱”后照样能带“仔”(俚做错脱仔一门题目)，能用在动结式和“仔”之间的成分在苏州话仅“脱”一个，在性质上也确是介于结果补语和体助词之间。例(16)以下的“脱”都没有消失或偏离义，意义更虚，略带打发差使或时光这一更虚的意味，也没有可能式，更接近体标记。但(16)(18)的“脱”都在单一谓语的单句中表示将来行为，(17)的“脱”后也能加“仔”，这些性质又使“脱”区别于纯完成体助词。总起来看，“脱”的消失、偏离、不如意等意味，都是“脱”作为实词时本身就有的，“脱”并不是实义的主要负载者，一般不作为焦点，具有体标记的性质，但“脱”的适用面却

受较大限制，而且后面能用“仔”，仍不是纯体助词。“脱”在许多东南方言中有作用类似的成分，也是南方式普通话中“碎掉了一只碗、做错掉了一道题”一类句子的来源，所以这里多分析了几句。

赣语中有一个动词后加成分“呱”，与苏州话“脱”作用相近，但在具体方言中，虚化程度也有差异。安义话中，“呱”念轻声[·kua[?]]，没有谓词用法，用在谓词后带有“脱”一样的消失、损坏、偏离、不如意的意思，如“跌呱啲一支笔”、“电视机坏呱啲”、“衣裳大呱啲”（太大了）。这个“呱”属于唯补词，主要用在完成体句子中，但总是带着完成体助词“啲”、“呱”本身并不一定表示完成。这个“呱”可以有可能式，如“个多饭，我吃不呱”。可见“呱”的补语性质很明显。但是考虑到“呱”念轻声，而且在消极性的动词形容词后，不能直接带“得”，必须插进“呱”，“呱”也不妨收进体标记的范围。泰和话的“呱”[kua⁵⁵]有单字调，但泰和话的纯体助词也有单字调，并不显示虚实。意义上，“呱”与安义话“呱”类似，也有可能式，也属于唯补词。但泰和话的“呱”不加纯完成体助词“矣”[i⁴²]时也兼表完成体，如“佢哇呱半工还既能哇清楚”（他说了半天还没能说清楚），因而在有些句子中已能与“矣”互换。这个“呱”已带有较明显的体标记作用。不仅如此，泰和话中还有一个“呱”和“矣”的合音形式[kue⁴²]，这个成分已没有可能式，成为一个融合性的体标记，其中的“呱”语素同样从形式到功能都不再有补语性质。但[kue⁴²]在意义和搭配上仍受到“呱”同样的限制，还不是彻底虚化的体标记。

与苏州话“脱”类似的还有客家话的“撇”。它在动词后也有“消失”一类的结果义，同时兼表完成，而不能变换为谓语，有可能式，是个唯补词。但在另一些句子中，“撇”已没有消失

义，只表示完成，这时“撇”没有可能式，已成为完成体标记。不过“撇”对动词的适用面有一定的限制，也不是彻底虚化的体助词。

温州话的“爻”[fuo]、广州、香港粤语中的“晒”[sai³⁵]跟苏州话的“脱”也相类似，不再细述。

根据本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用一些具体的标准大致划出结果补语向体标记虚化的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可以确定一个基本性质，结果如下（其中的举例表示有该阶段用法，但不一定仅限于该阶段）：

阶段1. 能补谓词。既能作谓语，也能作补语，意义较实在或专门，作结果补语时可附带完成、持续一类意义，这类词为虚化提供了可能。例如苏州“好、着”、温州“爻”。

阶段2. 唯补词。不能作谓语，紧接在动词后，有或专门或宽泛的结果义，可以作为句子焦点，多数可以重读，都有可能式，兼有某种体意义，但后面可以有（但不是必须有）纯体助词（没有纯体助词的方言除外）。这一类是虚化的开端，如苏州“好、着、脱”、安义赣语“呱”、泰和赣语“呱”、客家话“撇”、温州“爻”、广州、香港“晒”。这里举的例子大都还有下面阶段的用法，可划入半实体标记。有些唯补词意义较专门，也没有下面阶段的用法，不宜看作体标记，如普通话“买着zhao²票、买到票、抓住他”中的“着、到、住”。

阶段3. 补语性体标记。不能作谓语，紧接在动词后，但没有明显的结果义，不能做焦点，没有可能式，主要表示体的意义，但不能用在动结式后，后面可以有纯体助词，搭配的动词有较大的选择限制，这一类是半虚体标记。如苏州“好、着、脱”、泰和赣语合音词“[kue⁴²]”中的“呱”语素、客家话“撇”、温州话“爻”。其中苏州话“脱”可用在动结式后，纯

体助词前，在苏州话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方言也未见报道有这种功能的成分，在这一点上是例外。

阶段4. 纯体助词(因完全虚化，没有结果补语的痕迹，所以只能谈一下纯体助词的一般共性，以供比较，所举例子也不一定来自结果补语)：意义宽泛虚化，只表示前面动词的体，有广泛的搭配面，可用在半实或半虚的体标记后，在有轻声的方言中一般念轻声。如苏州“仔”、安义赣语“啲”、泰和赣语“矣”、广州香港“咗”、普通话“了·le、着·zhe”。

以上的阶段划分仍是粗线条的，同一阶段内的成分虚实也可能有差异，如阶段3中表持续的“好”就比表完成的“好”更虚；由于方言之间的不平衡性，也有的成分可能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归入不同阶段。如广州的“晒”，现根据其有可能式划入阶段2，但根据其不能带“咗”也可归入阶段3。这些细微处就无法一一顾及了。

三、从趋向补语到体貌标记

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一样也位于谓词之后，是体标记虚化的又一重要来源。上一节的讨论对趋向补语来源的体标记也有部分参考作用，但趋向补语本身有自己的句法和意义特点，考察其虚化程度的标准也应有一些差异。先以普通话为例作一点讨论。

在意义上，趋向补语不如结果补语实在。其基本语义要素是运动的空间轨迹，其虚化尺度比较好把握，只要空间轨迹转化为时间轨迹，就可确定虚化为体标记，或带有体标记的性质。普通话的“起来、下去”在不表空间轨迹而表时间轨迹时，就带有体的意义，成为起始体和继续体标记。在这一虚化过程中还存在一

种中间状态，即兼表空间和时间，如“这本书我还想看下去”，空间上指书的其余部分，时间上指继续。不过需要指出，空间向时间的引申是人类语言的共性，很容易发生，因此多数趋向补语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附带体意义。只有像“起来、下去”那样经常只表示体意义而且用途广泛、搭配自由的趋向补语才可以当作专职的体标记，其他的只是临时兼表体意义。

从词形上看，趋向补语的独立性较弱，即使表空间趋向时也常念轻声，因此轻声难以作为判别虚化程度的项目。假如一种方言只有表时间的趋向补语才念轻声或有进一步的语音弱化表现，则轻声弱化也能作为虚化的体现。

由于趋向补语常念轻声，在句中一般不作焦点，因此焦点也难以用作标准。

从句法上看，趋向补语的独立性又强于结果补语。普通话趋向补语跟前面谓语的关系较松散，可以部分或全部地用在宾语之后，如“拔出一把剑来、拔一把剑出来、带点钱去”。动趋式的动和补语之间还能插入体助词，如“走了进来”。由于这些情况，趋向补语的虚化，不一定向动词后的体助词发展，也可能向句末语气词发展。本书的作者们在讨论中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体的意义是附加于整个事件而不是限于动词本身，因此体标记也不应限于加在动词上的成分。附加于短语末尾乃至句末的体成分，只要虚化程度高、有黏附性，也是体标记。当然句法性质跟动词后体助词不完全同类，其中已彻底虚化为语气词的可叫体语气词或句末体助词。普通话的体标记“起来、下去”可以有“唱起歌来”的形式，没有“唱一支歌起来”的形式，既不是典型的体助词，也不是典型的体语气词，看作补语性体标记较合适。

实义的趋向补语有可能式，因此有没有可能式可以用作虚化

程度的一个标尺。普通话体标记“起来、下去”都有可能式，如“你肯定干得起来”、“他唱不下去了”。这表示它们没有彻底虚化，补语性较强，属半实体标记。普通话的三个基本体助词之一“过”，也当来自趋向补语（参看张晓铃、孔令达，1989），它不仅在意向上完全虚化，与空间趋向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完全没有可能式，是趋向补语来源中最纯粹的体助词。

最后，相关成分的连用仍是一个标准。普通话的“起来、下去”不能用在别的趋向补语前后，可以和体助词“了”连用，如“唱了起来”、“唱起了歌来”，表明它仍带有趋向补语的性质。“过”可以用在趋向补语后，如“他去年还举起来过”，可见其虚化程度较深。但“过”后可以再带“了”，说明“过”的虚化程度还是比不上“了、着”。与之相应，“过”在语音上也没有像“了、着”那么弱化。

至此，我们得到七条具体标准：1. 关于空间与关于时间；2. 适用面的广狭；3. 语音弱化；4. 有无可能式；5. 能否与趋向补语连用；6. 能否与纯体助词连用；7. 能否与谓语动词分离。1至2条用来确定是否看作体标记，2至6条用来测定虚化程度，第7条用来反映虚化方向——体助词还是体语气词。

下面据此讨论东南方言的情况：

许多东南方言都用“起来”、“下去”分别表示起始体和经历体，如苏州方言的“起来、下去”、客家话的“起来、落去”、广州话的“起嚟、起上嚟、落去、落嚟”。这些成分的虚化程度大致与普通话“起来、下去”相当。不过在某些方言中，“起来”或其同义形式似比“下去”或其同义形式虚化程度深，如广州话；甚至只有前者可作体标记，如汤溪吴语、泰和赣语。王力1980认为表起始的“起来”始于元代，而表继续的“下去”迟至清代才出现，太田辰夫1987分别举出了宋代和明代的例

子。方言的情况证实了起始体普遍发展早于继续体。

用“过”表经历体在东南方言中也较普遍，其虚化程度也跟普通话“过”相似。但在某些方言中，经历体的“过”可与动词分离，苏州话“我碰着俚三趟过哉”、汤溪话“渠先头做生意过的”。根据前述理由，这并不影响其虚化性质。

与普通话不同的是，“过”在许多东南方言中还兼作“重行貌”标记，其意义不同于一般的反复或重复，而是指在上一次无效失效或不理想的情况下再做一次，如万义赣语“个个苹果酸个，等我吃过一个”，新泉客家话“我[ə²³]钻石表跌撇[e³]，想买过一个新个转来”，汤溪吴语“我个手表脱脱落落去，忖再买新<的>过”，苏州话“茶淡脱哉，重新泡过一杯吧”。这个“过”与经历体有联系而引申得更远，形式上除汤溪话外都紧靠动词，完全没有可能式，是个很虚化的貌助词。

在一些东南方言中，来自趋向补语的成分是表示完成体的重要手段，但虚化程度很不一样。

汤溪话没有纯完成体助词，表完成的手段非常多样，还没有形成较成熟的体范畴。在动词加数量名这一基本句式中，主要用趋向动词“来”及“去、起来(也表开始)、落、落去、倒”等兼表完成，但它们都保留着空间趋向意义，至少是主观感觉上的趋向，如“寄来一封信、脱落去支钢笔、起起来退屋(一座房子)”。使用时必须根据动作的趋向或心理视点选用不同的趋向动词。只有用途稍广的“来”在少数句子中已没有趋向意味，如“我问来好些农(人)都晓弗得”。这些趋向补语从意义到适用面都很实，当然更不能用在别的趋向动词后，还没有到普通话“起来、下去”这种补语性体标记的阶段。从方言对应角度看，可以认为它们是趋向补语附带完成体意义。只有“来”的虚化程度稍深，接近补语性体标记，并且有可能发展为专用的完成体标

记。

福州话表示完成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趋向动词“去”。这个“去”已毫无空间意义，当地人甚至不感觉到它跟趋向动词“去”的关系，而用“咯”记录（这里仍作“去”，以区别于闽南话用“咯”记的[lo]）。“去”兼表完成和变化（新情况），可自由地加在动词、形容词后，甚至加在动结式后，如“书翻破去”。这个“去”没有可能式，已完全没有补语性，处于跟普通话及东南方言中“过”相似的虚化程度。但动词加“去”的后面不能出现宾语补语，“去”可以用在数量补语后，“去”后还能再加已然体语气词“了”，如“这片电影我看三回去了”。因此，“去”的性质介于体助词与体语气词之间。

闽南泉州话用“来、去”表示完成，其虚化程度介于汤溪和福州“来”或“去”之间。泉州话的“来、去”除了表示完成兼变化（新情况）外，分别有积极和消极的主观附加意义，在搭配上也就各有选择。其主观附加意义虽不像汤溪话“来”等的空间趋向义实在，但比纯粹的体意义要实一些，而且词项选择的限制也减弱了它们的虚化程度。“来、去”的句法分布也有差异。

“来”的分布较受限制，限于用在动词或动结式后并且后面不能带宾语补语，“去”可以加在宾语补语之前（像体助词）或之后（像语气词）。因此“去”的虚化程度更高一些。

总结本节内容，可以把源自趋向补语的体貌标记按由实到虚的顺序作如下排列：1. 附带体意义的趋向补语，如汤溪语的“来”及“去、落、落去”等；2. 补语性体标记，如各地方言中表示起始体、继续体的“起来、下去”及其同义形式，但有些方言只有开始体标记；3. 带有附加意义的体标记，如泉州话的“来、去”；4. 虚化的体貌助词，有的性质介于体貌助词和体语气词之间，如各地表经历体的“过”，表重行貌的“过”，

福州话“去”。

四、从处所词语到体标记

处所词语向体标记虚化，走的也是由空间而时间的路。

普通话表示进行体的“在”也属此例。根据伊原大策1986，普通话的“在V”式正是在南方方言影响下产生的。

用作体标记的处所词语，主要指的是吴语闽语中普遍存在的可以用在动词前后的一类词，其构词法比较特殊，不见于普通话，基本相当于近代汉语中的“在里”（吕叔湘1941）。我们用AB来表示其结构，A是可以单用的处所动词兼介词，与“在”同义，B是一般不能单用的方位后缀，相当于“这里、那里、房间里、心里、地上、本子上、历史上”中的“里、上”，其中有的有专用的方位义，有的只有泛指的一处所义。下面先列举吴闽方言中的一些例词：

	A	而	B	一	A	又	B	的	A	B	的	A	B	
苏州	勒		里	去	勒		笃	到	勒		浪	到	勒	海
杭州	来		东	到	来		东	到	来		东	到	来	东
汤溪	得		哒	到	抓		哒	到	落		哒	到	是	哒
温州	着		搭	到	着		够	到	着		吼	到		
福州	著		礼	到	住		礼	到	做		礼	到		
泉州	咾		咧	到				到				到		

以上用字据分地报告，其中有些写法不同的字可能是对应的同源词，这里不详论。

这类词不但结构上特殊，而且意义和用法在普通话中也找不到对应成分。苏州话的四个AB式词中的“勒”[ləʔ²³]，老派也读“辣”[laʔ²³]，晚清苏白小说中作“来”，与今杭

州、无锡同。在《海上花列传》中，“来里、来笃、来浪、来海”大致分别指“在这里（近）、在那里（远）、在……上（或“在（泛指）”）、在里边（或“在其中”）”。温州话的三个 AB 式也有泛指、近指、远指之别。在现代苏州话，方位义已弱化，而且主要使用没有明显区别的“勒海、勒浪”。下面是它们的一些实词用法例句：

- (1) 小王阿勒浪？——勒浪。（小王在吗？——在。）
- (2) 摆点醋勒海。（搁点醋在里面。）
- (3) 俚旧年住勒里，今年勿勒里哉。（他去年住在这儿，今年不在这儿了。）
- (4) 俚老家勒笃杭州，退休仔一直住勒笃杭州。（老派说法。他老家在杭州，退休后一直住在杭州。）

例(1)“勒浪”像存在动词、例(2)“勒海”像介词短语、例(3)“勒里”分别像介词短语和动宾短语、例(4)“勒笃”像存在动词和单个介词，“笃”可以去掉，但意义上有远指作用。在泉州话中，本是方位后缀的 B 成分“咧”可以单独用如介词，这又是今苏州话的 B 所不具备的功能。

吴闽方言表示进行体和持续体的基本形式便分别是 ABV 和 VAB。这种表示法的由来，显然是汉语表示处所的介词短语“在……”及其方言对应形式普遍具有的一种作用，即在动词前后分别附带进行义和持续义，而无须出现体标记，如：

- (5) <苏> 俚勒操场浪打球 = <普> 他在操场上打球。
- (6) <苏> 俚坐勒草坪浪 = <普> 他坐在草坪上。

作为带有紧缩式介词短语性质的 AB 式在动词前后分别带上进行和持续义，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例(5)去掉“操场”便成了“俚勒浪打球”；例(6)去掉“草坪”便成了“俚坐勒浪”。本文关心的是，这些 AB 式仍是动词的状语、补语还是已虚化为体标

记。下面试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分别做点讨论。

吴闽方言表示进行体的ABV，常有BV的简略形式，许多方言BV式更常用。温州的着搭V常说成搭V及弱化式da V，la V；苏州“勒浪V”可说成“浪V”（俚浪打球），其他ABV今没有简略式（历史上有过）；汤溪话“是哒V，抓哒V，落哒V”更常说“哒V”；福州“著礼V，住礼V，颌礼V”更常说“礼V”，泉州“伫咧V”更常说“咧V”。形式的简略化也是一种弱化，是功能虚化的外部表现。在BV式中，B作为一般不能单用的方位后缀，已没有独立性，具有前附性质，可以看作前附体标记。但B还不能看作动词本身的词头，因为B和V之间有时还能插进状语，如苏州话“俚浪定定心心看书”，其性质类似于后附而也能与动词隔开的“过”（东南方言经历体标记）。ABV中的AB自足性比B略强，但其作用和简略式相同而且常被后者代替，可以看作状语性体标记。

表示持续的VAB，在苏州、杭州、温州方言中没有简略形式，AB带有一定的补语性。汤溪方言中，ABV和VAB用了不同的AB，VAB中的AB是“得哒”，不同于ABV中的“是哒、抓哒、落哒”。但“V得哒”不如其简略式“V哒”常用。福州话、泉州话只有VB式，没有VAB式。参照状语的分析，VB式中的B是后附持续体标记，VAB中的AB是补语性体标记。VB中的B有时也像BV中一样可以和动词隔开，如泉州话“许里面关蜀个依咧”（直译：这里面关一个人着）。

从意义看，ABV或VAB中的AB有时多少带有处所义。如苏州话“俚勒浪打球”，其意义似乎介于“他在打球”和“他在那儿打球”之间，“俚坐勒浪”似介于“他坐着”和“他坐那儿”之间。在晚清苏白小说中，AB还带有方位指示义。在温州话中，“着搭V”是“正在V”，而“着够V、着吼V”则分别

略带“在这儿V”和“在那儿V”之意。我们认为不能据此降低AB的体标记性质。与趋向补语相比，趋向补语是表示空间动态的、在引申为体意义后完全可以抛开空间义，如“唱起来了”。而AB本是表示空间静态的，在表示进行、持续时，进行持续的动作总是发生在一定空间中，因此在语感上总不免带上其原有的处所方位义。但是，在表进行的ABV和表持续的VAB句中，即使已经有别的成分指明处所方位，AB仍必须用，这有力地表明这些AB是为表示体意义而用的，如：

(7) <杭>外头来东落雨。（“外头”表方位）

(8) <苏>物事勒袋袋里装好勒海。（“勒袋袋里”表处所）

(9) <泉>壁咧挂蜀个钟咧。（“壁咧”表处所）

因此，从意义上看，把AB看作专用的体标记是完全合适的。至于其简略形式B，更没有处所方位义，是已很虚化的体标记。

上面我们一再强调AB式词在形式意义功能上的特殊。但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AB式体标记竟与普通话进行体和持续体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更证明把AB看作体标记的合理性。

据刘宁生1984、1985，普通话体标记“着”有三个来源。进行体的“着”由“思念”义经佛教典籍用的“执着”义，在动词后作结果补语再泛用虚化而成。持续体的“着”来源于“附着”和“放置”二义，“附着”义经结果补语虚化为持续体标记，“放置”义经介词用法省略介词宾语而虚化为持续体标记。这最后一个来源正相当于东南方言“VAB”中的A，“V着”正是“VA”，而福州话AB式中最常用的A正是“著（着）”。只是福州话持续体只用VB而没有出现“V着”的情况。

普通话表示进行体的另一种标记是“VP呢”，如“他们打球呢”。在北京口语中这种用法比“V着”更常见。据吕叔湘1941，北京话语助词“呢”（包括我们认为表进行的“呢”）是“哩”的变体，“哩”是“里”（原作“裡”）的俗写，而“里”又是“在里”之省。吕先生发现，近代汉语中有一个“在里”，既可表处所，也虚化为语助词，而“在里”又常以“在”和“里”的简略式出现。吕先生并以苏州话的“勒里、勒浪”与“在里”相比，认为结构和意义均相近。与本文的分析相对照，则“在里”也是一种AB式词，普通话的“呢”正是其中的B。区别就在于普通话用VB表进行，而吴闽方言用“VAB”或“V B”表持续。而且苏州话AB中的“里”与“呢”（<里）完全同源，福州AB中的“礼”和泉州AB中的“咧”也可能来自“里”。

普通话表示进行的第三种手段是“在V”，据伊原大策1986，“在V”是首先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南方作家笔下，然后才被普通话逐步吸收的。我们推想，南方作家正是用“在”来对应自己方言中的AB而造出“在V”式的。

由此可见，由处所词语虚化为进行、持续体标记，并不是东南方言的独特道路，普通话表进行持续的三种手段也都有处所词语的来源。

五、其他来源的体貌标记

普通话用动词重叠表示短时貌，这是典型的形态性体标记。动词重叠式的一种近义形式是“V一下”，如“看看、看一下”，“一下”因为其动量性质而无人归在形态中。但东南方言的情况似不这么简单。

东南方言表示短时貌，大致有两种手段。吴语中多用重叠，在苏州方言中，动词重叠式非常发达，表达的体貌意义也不限于短时(见刘丹青1986)。在其他方言中，大都没有短时貌重叠(闽语重叠表反复貌)。短时貌一般用动词后的“一下”表示。考虑到§1提出的意义对应因素，似不宜把这个“一下”排除在貌标记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东南方言中表示短时貌的“一下”大都出现了形式上的虚化，已不同于一般的动量补语。安义赣语的“一下”念轻声[it ha]，并且经常用其合音形式[ia]及脱落形式[a]。泰和赣语不用完整的“一下”[i⁵⁵ xa²¹¹]，只用其合音形式[ia⁴²]。福州话只用“蜀下”[so²⁵ a²⁴⁴]的合音形式[la²⁴²]或“蜀隻”[so²⁵ tsiε²²³]的合音形式[liε²⁴²]。泉州话只用“蜀下”的合音轻声形式[tse]。这些合音脱落形式完全应看作一种虚化的貌标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按意义对应把新泉客家话中的“一下”等看成尚未完全虚化的短时貌标记。而且，普通话中的动词重叠式VV本身也是从“-V”这种动量补语虚化而来的，并且现在也还有“V—V”，“V了一V”的形式(参看范方莲1964)。范文甚至认为普通话的VV至今仍属动词带动量补语，因此在文中用带引号的方式称呼——所谓“动词重叠”。我们并不同意范文的这种观点，但这至少表明东南方言中的“一下”并不比普通话的短时貌更少形态性质。

东南方言的尝试貌大都与短时貌有分别，尝试貌通常由重叠式(或动词带数量补语数量宾语)再加“看”表示。在有些方言中不用“看”而用其同义词，如泉州话“槩”、温州“眈”。据陆俭明1959，这个“看”在唐代就已开始虚化，但最初还有动词性质，后来才虚化为语助词。根据本书的原则，这个常位于句末的语气词完全可以看作貌助词。

附 言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尝试用一些较具体的测试项目确定来源各异的体貌标记（主要是体标记）的范围，并判定其虚化程度。形态性质十分明显的体标记，如彻底虚化的体助词、体语气词、各种重叠形式、屈折形式，都不在讨论之列。但不等于说这些成分不存在来源及虚化过程问题。许多纯形态手段也是从词汇或句法手段虚化来的。探寻其来源及发展，对方言比较和汉语史的研究等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文引用的苏州话以外的东南方言材料，主要依据本书部分分地论文的初稿，即提交给上海会议的文稿。如语言事实与本书定稿有出入，请以定稿为准。由于材料的间接性，对某些体标记的功能特点无法核实或深究，如是否有可能式、能否重读等等，因此某些分析有隔靴搔痒之憾。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语法是一种生成句子的能力，因此深藏在句子背后的东西比句子本身可能更丰富复杂，而非母语者不经仔细调查是很难把握得住的，或许可以说语法的跨方言比较充满陷阱，比语音和词汇的比较更为艰难，确需慎而又慎。

本文的一些观点，得益于上海会议上各位代表的热烈而精彩的讨论发言。但本文对一些语言事实的分析与定名，与分地论文的作者不尽相同，乖误之处，自当由本文作者负责。

参 考 文 献

- 范方莲 1964 试论所谓“动词重叠”，《中国语文》4期
- 刘丹青 1986 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语言研究》1期
- 1995 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中国语言学报》总6期，商务印书馆。

- 刘宁生 1984 论“着”，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985 论“着”与相关的两个动态范畴，《语言研究》2期
- 陆俭明 1959 现代汉语中的一个新的语助词“看”，《中国语文》10月号
-
- 吕叔湘 1941 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收入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84
-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新一版
- 伊原大策 1986 表示进行时态的“在”(柴世森译)，《河北大学学报》3期
- 张晓铃 孔令达 1989 现代汉语动态助词“过”的来源，《语法求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通讯地址：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邮编：200234